

中东剧变、影响及其应对

中东形势剧变与中国中东政策

姚 匡 乙

摘 要：2011 年初以来的中东动荡几乎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它与全球金融危机一样，为世界各国所瞩目，对中东地区乃至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政府除尊重有关中东国家人民的自主选择权外，还应继续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继续推进中东地区稳定，加强对地区形势和中东各国政情的深入研究，建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评估机制，制定中国对中东地区的长期能源规划，进一步加强中国同中东地区经贸领域的务实合作。

关 键 词：中东形势；中东剧变；中国中东政策；阿拉伯世界

作者简介：姚匡乙，中国前驻土耳其大使（北京 100701）。

文章编号：1673-5161（2011）04-0003-05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2011 年初以来，中东地区形势急剧动荡，从突尼斯总统被迫仓皇出走，到埃及总统黯然下台；从西方国家以“人道主义干涉”为由，对利比亚狂轰滥炸、激化利比亚内战局势，到也门反对派持续发动争斗，萨利赫政权风雨飘摇；从巴林发生流血冲突，到叙利亚暴力对抗急剧扩大，阿萨德政权处境艰难……这场政治风暴几乎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它与 2008 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一样，为世界各国所瞩目，对中东地区乃至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东地区动荡的原因纷繁复杂，各国情况不尽相同，究其根本，是这些国家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体制僵硬、改革缓慢，严重滞后于当今全球化迅猛发展以及广大民众新求变与谋求民族复兴的愿望所引发。这场动荡虽掺有部落和教派冲突因素，甚至有分裂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和恐怖主义乘机作乱，但就总体而言，是一场民众自下而上自发的社会变革运动，是长期累积的综合矛盾的总爆发。近年来，阿拉伯国家在经济上取得一定发展，但成果未能惠及广大民众，高物价与高失业率是阿拉伯国家的普遍现象。据统计，突尼斯失业率为 20%，其中中青年失业率高达 30%；石油富国沙特的失业率竟然也达 30%；不足 3 亿人口的阿拉伯世界贫困人口达 9000 万。^[1]这种状况与权贵富豪穷奢极侈的生活形成鲜明对照。政治体制僵化导致经济发展滞缓和腐败滋生，世界上仅存的一批君主国多集中在阿拉伯世界，老人统治、子承父业和权力垄断在阿拉伯国家是普遍现象，如穆巴拉克、卡扎菲和萨利赫等人在位时间达三四十年，政治体制缺乏生机。老人统治必然使国家政治生活丧失活力，权力的垄断与有效监督和制衡的缺失必然导致系统性的高度腐败。从漫长的历史角度看，中东地区是各种矛盾交错密集之地，既有历史形成

的民族、宗教和教派间的宿怨，又有现实利益引发的大国争斗。自二战结束以来，从数次中东战争、海湾战争到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东地区战事纷扰，几无和平与安宁。地区诸多热点问题往往由大国主宰和操弄，阿拉伯国家处于被控制的地位。长期战乱不仅使该地区国家难以跟上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而且整个地区在加速转型的国际体系中被整体边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长期致力于追求阿拉伯民族复兴的社会精英和广大民众强烈的屈辱感和失落感。因此，这场动荡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作广大阿拉伯民众对本地区长期动荡之因所进行的一次深层次的痛苦反思，也是他们在追求民族复兴、探索符合自身国情发展道路的一次新尝试。

二

中东地区的动荡仍在发展过程中，西方的插手使形势更加复杂，其走向和结局尚不明朗，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从总体来看，这场动荡对阿拉伯各国和中东地区形势带来重大冲击，该地区政治生态和政治格局发生重要变化。

中东地区将进入持续动荡的新时期。在动荡中谋求变革，在变革中寻求稳定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等国反对派通过示威游行甚至武力手段推翻或企图推翻长期执政的旧政权。所谓“破旧立新”，破旧容易，立新则异常困难。目前起事者内部各种势力混杂，多元思潮并存，只是暂时集合在反对旧政权的旗帜之下，如若执政，歧见将日趋明显。基于伊斯兰独特的文化传统以及包括伊斯兰思潮在内各种思潮的碰撞和兴亡，其历史和现实表明，新秩序的建立是艰难体系转型过程中中东国家面临的严峻课题。传统的伊斯兰势力、亲西方民主势力和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势力必展开博弈，填补旧政权留下的政治真空，其结局难以预料。从长远看，阿拉伯国家在不断探索过程中应能找到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但必将经历一个长期反复与曲折、甚至充满动荡的过程。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阿拉伯国家不可能接受美国旨意，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势力在此次动荡中相对低调，有意淡化其宗教色彩，但这并不表明它们放弃参与国家政治的新进程。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已成立政党，准备在未来的大选中夺取 40%~50% 议席，这是一个重要信号。^[2] 中东地区一直受打压的伊斯兰主义势力会利用此轮政局动荡，特别是西方的强力干涉，激发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卷土重来。政局持续动荡也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空间，美国击毙本·拉登恐将进一步刺激“基地组织”的复仇情绪，伊拉克、也门和北非的“基地组织”活动有可能再度活跃。

阿拉伯国家间的分歧和矛盾加深，阿拉伯世界再次分化和受到削弱，地区格局面临重新洗牌。阿盟成员国对动荡意见严重分歧、反应迟缓、态度摇摆，成员国各行其是，原定于 2011 年 3 月在伊拉克召开的峰会迟迟未能举行，阿盟在这场危机中几乎完全被边缘化。与此同时，沙特和卡塔尔等海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财力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相对完善的安全保障体系，为保障自身安全，果断出兵镇压巴林什叶派反政府骚乱；在利比亚问题上，为防止“祸水东移”，部分阿拉伯国家在西方国家的诱压下，同意安理会在利设立禁飞区，支持利反政府武装攻打卡扎菲政权军队，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缺席逃票的方式促成会议通过制裁叙利亚的议案；海合会还积极调解也门的冲突。海合会在这轮危机中异乎寻常的动作表明：阿拉伯世界的重心正在进一步东移，加之土耳其和伊朗的地区影响力持续上升，这些都加速了中东地区权势的转移和新政治格局的形成。阿拉伯各国自顾倾向将进一步深化，彼此的分歧在短期内难以弥合，阿拉伯世界在国际体系中的整体地位将进一步下降。

西方国家出于各自利益，竭力介入中东地区的动荡。与以往不同，美国在推行“价值观外交”

和“人道主义干涉”上，对实施对象、施加力度、采用方式和方法等明显带有一定的选择性。这在对待巴林和利比亚的动荡中得到证明，前者是美第五舰队的驻地和确保海湾安全的前哨，对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美默许海合会出兵帮助巴林政府平定反叛；后者则是美的宿敌，美坚定地要求推翻卡扎菲政权，在“人道主义干涉”的旗帜下对利狂轰滥炸。即使在参与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中，美也采用了与以往不同的新手段，即以多边主义替代单边行动，牵头并大力推进与法英等国合作；强调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参与的重要性，以制造“广泛国际联盟”的印象，规避“讨伐伊斯兰世界”的嫌疑；游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1973 号决议，为对利行动披上“合法外衣”；改由法英等国充当先锋并发挥领导作用，美则退居后台，担当后援；实施“以利制利”，大力支持利反对派武装推翻卡扎菲政权。美国在推行干涉主义时更注意“巧实力”的运用。这种有选择的出手和有限度的行动反映了在当前国际体系加速转型、力量对比朝着不利于西方的背景下，美已无力直接出兵发动一场新的战争。从中也反映美既怕乱，又想乱中取利的“赌徒心理”，美国对当前扑朔迷离中东乱局的前景，特别是对具有战略支点意义的叙利亚、也门等国反对派的组成和未来政策难以把握，因而行动较为谨慎。从总体来看，美国在这次动荡中采取了现实主义政策，奥巴马政府虽坚持民主价值的原则，但更多考虑的是国家利益，美国干涉该地区动荡的目的是确保地区格局的演变朝着有利于美的方向发展，保障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后，继续保持对该地区的控制，扫除其战略东移的障碍。但从目前发展趋势看，西方国家的插手与干涉可能最终会得不偿失，阿拉伯民众普遍存在强烈的反美反西方情绪，这种情绪不可能因此轮动荡而弱化；西方国家的干涉对阿拉伯民众造成新的挫败感，又进一步刺激了阿拉伯民族情绪。阿拉伯国家的任何政权势必顾及这一民众情绪，在政策取向上与美拉开距离，如埃及新政权撮合巴勒斯坦法塔赫和哈马斯达成内部和解，永久性地开放通往加沙的通道以及采取实际行动向伊朗示好^[3]，显示其正逐步调整穆巴拉克时期的对外政策。

三

中东地区形势动荡之初，情况十分复杂且不确定因素很多，为此中国政府采取冷静观察、谨慎应对的方针，除通过各种场合呼吁有关国家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尽快使局势稳定下来，尊重有关国家人民自主选择权外，把工作重点放在保护中国海外劳工生命安全上。2011 年 2 月以来，利比亚局势持续恶化，中国政府自 2 月 22 日~3 月 5 日动用海、陆、空力量，开展了自 1949 年以来最大规模有组织撤离本国公民的行动，从利共撤回 35860 名中国公民。^[4]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向政局动荡的埃及和突尼斯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向埃及提供了 100 万美元，向突尼斯提供 3030 万人民币和 200 万美元的人道援助。^[5]2011 年 3 月以来，利比亚内战发展迅猛，应阿盟的要求，安理会举行磋商，并于 3 月 18 日通过有关在利设立禁飞区的决议，中国投了弃权票，并表示对决议部分内容有严重困难。^[6]中国投弃权票主要考虑到阿盟和非盟的要求，着眼于保护无辜平民的生命安全，但西方国家利用这一决议对利实施大规模空中打击，使利比亚形势更趋复杂与严峻。为此，胡锦涛主席 3 月 30 日在会见来访的法国总统萨科齐时全面阐述了中国对利比亚局势的立场，表示中方认为安理会就利比亚局势通过决议目的是制止暴力和保护平民，如果军事行动殃及无辜，只会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实则违背安理会决议的初衷；各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都应受到尊重，不赞成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历史经验一再证明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只能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对话等和平手段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出路；强调最近一些国家和地区组织为解决利比亚危机提出了不乏建设性的主张和建议，应予以积极回应，给和平以机会，这符合各方的

共同利益；中方支持一切有利于可缓解当前利比亚紧张局势的政治努力，呼吁有关各方立即停火，寻求和平解决问题，避免更多平民伤亡，使利比亚局势尽快恢复稳定。中国这些原则立场受到许多国家的肯定和欢迎。

中国与中东地区有着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迅猛发展。中东在中国外交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作为发展中国家重要而又特殊的板块，中东地区在政治上是中国的重要依托，在经济上是中国能源供应、商品出口和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市场，在安全上是中国防范和打击“三股势力”，确保西部安全的重要屏障。中东国家也普遍重视发展对华关系。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益扩大，中东国家发展对华关系的愿望日趋强烈。基于双方牢固的友谊和扎实的合作基础，目前的动荡不会影响中国与中东的传统友好关系，未来中东的政局变化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双方长期合作的基本态势。目前中东地区形势动荡还在发展过程中并有可能长期化，中国应趋利扬善、顺势而为，进一步做好对该地区的工作。

要继续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这是中国外交思想和理念最重要的内容，也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原则之一。在长达半个多世纪中国同中东国家的关系中，中国正是恪守这一原则才赢得该地区国家和人民的尊敬和赞扬，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才得到蓬勃发展。在当前该地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中国更要坚持这一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外来干涉，尊重各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尊重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这样才能使自己始终保持主动，创造并深入拓展与各力量派别的接触空间，进一步发展中国与中东各国的务实合作。

维护地区稳定符合国际和地区各国的利益，也符合中国利益。中国应与中东国家和组织，如埃及、土耳其、沙特、海合会与东盟等就此开展磋商，同时也要加强与俄罗斯的协调，以彰显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负责任形象。在维护地区稳定上，中美也有利益交集，中国也应与美探讨相关议题，但具体政策上应与美拉开距离。

加强对地区形势和中东各国政情的深入研究，特别要关注中东各国权力转移和内外政策的变化，做出科学性、前瞻性的判断，在此基础上，尽早做出新时期中国对该地区工作规划。对有关国家出现的新政权要尽早建立关系，在巩固原有合作基础上发展新的合作。

建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评估机制。中东地区是中国对外投资和劳务输出的重要市场，仅利比亚一国，涉及中国大型项目就有 50 个，合同金额 188 亿美元。^[7]利比亚的动荡使中国企业蒙受巨大损失。如该地区持续动荡，势必给中国企业带来更大损失，影响中国企业在该地区“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为此有必要由中央有关部门和专家建立针对中东地区投资环境风险的评估机制，提出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以供企业参考。

制定中国对中东地区的长期能源规划。中国对该地区油气的依赖日趋严重，2010 年中国从阿拉伯国家进口原油达 1.14 亿吨，占总进口量的 47.4%，如加上伊朗原油则占中国进口总量的 56.7%。^[8]当前石油供需基本平衡，但中东地区形势动荡和人为炒作导致油价飙升，推高了食品等系列商品的价格上扬，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中国宏观调控的难度。如动荡进一步蔓延，波及海湾产油国、曼德海峡、亚丁湾甚至霍尔木斯海峡，不仅不利于世界经济复苏，也将直接影响中国原油的供应和石油通道的安全。为此应通盘研究中国长期的能源战略，把重点转移到节能和发展替代能源、进一步实施油气来源多样化和大力增加国家油气储备上来，以逐步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

中东国家面临社会转型问题，如何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使社会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是它们必须解决的严峻课题。中国可加强同中东国家在这方面的交流，鼓励它们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道路。除政府部门外，还可通过政党、立法部门甚至民间智库来开展交流，以提升中国

在该地区的软实力。

进一步推进中国同中东地区经贸务实合作。要为后动荡时代的双边经贸关系预先做好准备，既要规避风险，又要积极进取，可采用与当地有实力的企业或第三方合作开拓市场，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市场换资源”和“基础建设换资源”等经贸政策。要尽早完成与海合会建立自贸区的谈判；“中阿合作论坛”应建立经济合作基金；要充分利用海合会自贸区和“中阿合作论坛”这两个平台，发展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关系，促成双方真正成为政治上相互信赖、经济上彼此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参考文献]

- [1] 马晓霖. 阿拉伯世纪剧变启示录[M]. 国际先驱导报, 2011-04-09.
- [2] 李来房, 冯康. 新闻分析: 穆兄会政党能否主导埃及未来政治[M]. 新华社, 2011-05-01.
- [3] 崔向升. 军舰 32 年来首次驶过苏伊士运河: 伊朗“试水”埃及新政权[N]. 青年参考, 2011-02-25.
- [4] 谭晶晶, 等. 我国 35860 名在利人员回国 撤离行动圆满结束[N]. 新华社, 2011-03-06.
- [5] 中国向突尼斯、埃及提供 5000 万元紧急人道援助[EB/OL].[2011-03-19].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3-19/2917036.shtml>.
- [6] 白洁, 顾震球. 安理会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 中国投弃权票[N]. 新华社, 2011-03-19.
- [7] 冷新宇. 中国在利比亚大型项目千余亿 损失由纳税人承担[N]. 中国经济周刊, 2011-05-24.
- [8] 李德林, 廖宗魁. 中东动荡的中国之鉴[N]. 证券市场周刊, 2011-04-02.

The Middle Eastern Upheaval and China's Middle East Policy

YAO Kuangyi

Abstract Middle Eastern turmoil has almost swept the entire Arab world since early 2011. Lik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t has also exerted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Middle Eastern and global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spects people's right to choose the road of their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besides that,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ference in internal affairs,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in Middle East, to strengthen the in-depth study of regional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of Middle East countries, to establish the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assessment mechanism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o develop China's long-term Middle Eastern energy planning, and to further promote Sino-Middle Eastern economic and trade pragmatic cooperation.

Key Words Middle Eastern Situation; Middle Eastern Upheaval; China's Middle East Policy; Arab World

(责任编辑: 钮 松)